



中国历史演义全书

元代历史演义

(上)

〔民国〕蔡东藩撰

目摇摇录

第 一	回摇	感白光孀姝成孕 劫红颜异儿得妻	员
第 二	回摇	拥众称尊创始立国	怨
第 三	回摇	女丈夫执旗招叛众 小英雄逃难遇救星	员苑
第 四	回摇	追失马幸遇良朋	缘
第 五	回摇	合浦还珠三军奏凯 穹庐返幕各族投诚	猿
第 六	回摇	帖木真独胜诸部	猿
第 七	回摇	报旧恨重遇丽姝	源
第 八	回摇	四杰赴援以德报怨	缘
第 九	回摇	责汪罕潜师劫寨	远
第 十	回摇	杀脱里特力兴兵	苑
第 十 一	回摇	纳忽山孱主亡身	苑
		斡难河雄酋称帝	
		西夏主献女乞和	苑
		蒙古军入关耀武	苑

第十二回	回	摇	拔中都分兵南略 立继嗣定议西征	愿
第十三回	回	摇	回酋投荒窜死孤岛 雄师追寇穷极遐方	愿
第十四回	回	摇	见角端西域班师 破钦察归途丧将	愿
第十五回	回	摇	灭西夏庸主覆宗 遭大丧新君嗣统	愿
第十六回	回	摇	将帅迭亡乞盟城下 后妃被劫失守都中	愿
第十七回	回	摇	南北夹攻完颜赤族 东西遣将蒙古张威	愿
第十八回	回	摇	阿罗思全境被兵 欧罗巴东方受敌	愿
第十九回	回	摇	姑妇临朝生暗衅 弟兄佐命立奇功	愿

第一回 摇感白光孀姝成孕 劫红颜异儿得妻

摇摇‘成则为王，败则为寇’，无论古今中外，统是这般见解，这般称呼。这也是成败衡人的通例。惟我中国自黄帝以后，帝有五，王有三，历秦、汉、晋、南北朝及隋、唐、五季、南北宋，虽未尝一姓，毕竟是汉族相传，改姓不改族。其间或有戎狄蛮貊，入寇中原，然亦忽盛忽衰，自来自去，如獯鬻，如玁狁，如匈奴，不过侵略朔方，没有什么猖獗。后来五胡契丹、女真铁骑南来，横行腹地，好算得威焰熏天，无人敢当，但终不能统一中国；几疑天限南北，地判华夷，中原全境，只有汉族可为君长，他族不能躡入的。谁知南宋告终，崖山尽覆，赵氏一块肉，淹入贝宫，赤胆忠心的陆秀夫、张世杰、文天祥，或溺死，或被杀，荡荡中原，竟被那蒙古大汗囊括以去。一朝天子一朝臣，居然做了八十九年的中国皇帝，这真是有史以来的创局！有的说是天命，有的说是人事，小子也莫名其妙，只好就史论史，把蒙古兴亡的事实，演出一部元朝小说来。诸君细阅一周，自能辨明天命人事的关系了！

且说蒙古源流，本为唐朝时候的室韦分部，向居中国北方，打猎为生，自成部落。嗣后与邻部构衅，屡战屡败，弄到全军覆没，只剩了男女数人逃入山中。那山名叫阿儿格乃衮，层峦叠嶂，高可矗天，惟一径可通出入，中有平地一大方，土壤肥美，水草茂盛。男女数人，遂借此居住，自相配偶，不到几年，生了好几个男女。有一男子名叫乞颜，生得膂力过人，所有毒虫猛兽遇着他，无不束手立毙。他的后裔，独称繁盛。土人叫他作乞要特；‘乞要’即‘乞颜’的变音；‘特’字便是统类的

意义。种类既多，转嫌地狭，苦于旧径芜塞，日思开辟。为出山计，辗转觅得铁矿，洞穴深邃，大众伐木炽炭，篝火穴中，又宰了七十二牛，剖革为筒，吹风助火，渐渐的铁石尽熔。前此羊肠曲径，坍的坍，塌的塌，忽变作康庄大道，因此衢路遂辟。

数十传后，出了一个朵奔巴延，尝随乃兄都蛙锁豁儿出外游牧。一日到了不儿罕山，但见丛林夹道，古木参天，隐隐将大山笼住。都蛙锁豁儿向朵奔巴延道：“兄弟！你看前面的大山，比咱们居住地，好歹如何？”朵奔巴延道：“这山好得多哩。咱们趁着闲暇，去逛一会子何如？”都蛙锁豁儿称善。遂携手同行，一重一重的走将进去。到了险峻陡峭的地方，不得已援着木，扳着藤，猿升而上，费了好些气力，竟至山巅。兄弟两人拣了一块平坦的磐石，小坐片刻。四面俯望，烟云缭绕，岫屿回环，仿佛别有天地。俯视有两河萦带，支流错杂，映着那山林景色，倍觉鲜妍。

朵奔巴延看了许久，忽跃起道：“阿哥！这座大山的形势，好得很！好得很！咱们不如迁居此地，请阿哥酌夺！”说了数语，未闻回答，朵奔巴延不觉焦躁起来，复叫了数声哥哥，方闻得一语道：“你不要忙！待我看明再说！”

朵奔巴延道：“看什么？”都蛙锁豁儿道：“你不见山下有一群行人么？”朵奔巴延道：“行人不行人，管他做甚！”都蛙锁豁儿道：“那行人里面，有一个好女儿！”朵奔巴延不待说毕，便说道：“哥哥痴了！莫非想那女子作妻室么？”都蛙锁豁儿道：“不是这般说，我已有妻，那女儿若未曾嫁人，我去与她说亲，配你可好么？”朵奔巴延道：“远远的恰有几个人影，如何辨别妍媸？”都蛙锁豁儿道：“你若不信，你自去看明！”朵奔巴延少年好色，闻着有美女子，便大着步跑至山下去了。

看官到此,未免有一疑问,都蛙锁豁儿见有好女,何故朵奔巴延独云见得不清?原来都蛙锁豁儿一目独明,能望至数里以外,所以部人叫他一只眼。他能见人所未见,所以命弟探验真实,自己亦慢步下来。

那时朵奔巴延,一口气跑到山下,果见前面来了一丛百姓,内有一辆黑车,坐着一位齐齐整整、袅袅婷婷的美人儿。不由得瞅了几眼,那美人似已觉着,也睁着秋波,对朵奔巴延睨了一睨,朵奔巴延竟呆呆立住。等到美人已近面前,他尚目不转睛一味地痴望。忽觉得背后被击一掌,方扭身转看,击掌的不是别人,就是那亲哥哥都蛙锁豁儿。他也不遑细问,复转身去看着美人,但听得背后朗声道:“你敢是痴么!何不问她来历?”朵奔巴延经这一语,方把痴迷提醒,忙向前问道:“你们这等人,从哪里来?”有一老者答道:“我等是豁里刺儿台蔑儿干一家。当初便是巴儿忽真地面的主人。”朵奔巴延道:“这年轻女子,是你何人?”那老者道:“是我外孙女儿。”朵奔巴延道:“她叫什么名字?”那老者道:“我名巴儿忽歹蔑儿干,只生一个女儿,名巴儿忽真豁呵,嫁与豁里秃巴敦的官人。”朵奔巴延听了这语,不觉长叹道:“晦气!晦气!”便转身向都蛙锁豁儿道:“这事不成,咱们回去罢!”

都蛙锁豁儿道:“你听得未曾清楚,为何便说成不成?”朵奔巴延道:“他说的名字,什么巴儿豁儿,我恰记不得许多,只他女是确曾嫁过了。”都蛙锁豁儿道:“瞎说!他说的是他女儿,并不是他外孙女儿!”朵奔巴延想了一想,才觉兄言果确,便道:“阿哥耳目聪明,还是请阿哥问他为是。”于是都蛙锁豁儿前行一步,与老者行了礼,问明底细,方知美人名字,叫作阿兰郭斡。且由老者详述来历。因豁里秃马敦地面禁捕貂鼠等

物,所以投奔至此。都蛙锁豁儿道:“这山已有主人么?”那老者道:“这山的主人,叫作晒赤伯颜。”都蛙锁豁儿道:“这也罢,但不知你外孙女儿曾否字人?”老者答称尚未,都蛙锁豁儿便为弟求亲。老者约略问了姓氏家居,去对那孙女儿说明。

这时候的朵奔巴延,眼睁睁望着美人儿,只望她立刻允许,谁知这美人偏低头无语。寻由老者说了数语,那美人竟脸泛桃花,越觉娇艳,好一歇,方蒙这美人点首。朵奔巴延喜出望外,不待老者回报,急移步走至老者前,欲向老者行甥舅礼,不意被乃兄伸手拦住,朵奔巴延退了一二步,心中还恨着阿哥。嗣经老者与都蛙锁豁儿说明允意,才由都蛙锁豁儿叫过朵奔巴延,谒过老者,复订明迎婚日期,方分手告别。

朵奔巴延在途次语兄道:“他既肯把孙女儿嫁我,为何今日不缴与我们,恰还要捱延日子”。都蛙锁豁儿道:“你不是强盗,难道便抢劫不成!”朵奔巴延才噤口无言。

过了数天,都蛙锁豁儿检出鹿皮二张、豹皮二张、狐皮二张、鼠獭皮数张,装入车中,令朵奔巴延着了喜服,率着车辆仆役,至不儿罕山迎婚。自昼至夕,已将美人儿迎回,对天行过夫妇礼,拥入房帟。这一夜的欢娱,不消细述。嗣后一索得男,再索复得男,长子取名布儿古讷特,次子取名伯古纳特。两儿尚未长成,不意乃兄都蛙锁豁儿竟一病身亡。

都蛙锁豁儿生有四子,统是倔强得很,不把那朵奔巴延作亲叔叔般看待。朵奔巴延气愤填胸,带着一妻二子,至兄墓前哭了一场,便往不儿罕山居住。昼逐牲犬,夜对妻孥,倒也快活自由。老天无意做人美,偏偏过了数年,朵奔巴延受感冒,竟尔卧床不起。临终时,与娇妻爱子诀了永别,又把那善后事宜嘱托那襟夫玛哈赞,一声长叹,奄然逝世了。

朵奔巴延既死，那阿兰郭斡青年寡偶，寂寂家居，免不得独坐神伤，唏嘘终日。幸亏玛哈赉体心着意，时常来往，所有家事一切，尽由他代为筹办，所以阿兰郭斡尚没有什么苦况，做日和尚撞日钟，也觉得破涕为笑了。

转瞬一年，阿兰郭斡的肚腹居然膨胀起来，俄而越胀越大，某夕，竟产下一男。说也奇怪，所生男子，尚未断乳，阿兰郭斡腹胀如故，又复产了一男。旁人议论纷纷，那阿兰郭斡毫不在意，以生以养，与从前夫在时无异。偏这肚中又要作怪，膨胀十月，又举一男。临产时，祥光满室，觉有神异，乳儿啼声，亦异常人。阿兰郭斡很是欣慰，头生子名不衮哈搭吉，次生子名不固撒儿只，第三子名孛端察儿。蒙古人种目睛多作栗黄色，独孛端察儿灰色目睛，甫越周年，即举止不凡，所以阿兰郭斡格外钟爱。

独古讷特这两兄弟年已长成，背地里很不平，尝私语道：“我母无亲房兄弟，又无丈夫，为何生了这三个儿子？家内独有襟丈往来，莫不是他生的么？”说着时，被阿兰郭斡闻知，便叫二子一同入房密语道：“你等道我无夫生子，必与他人有私情么？哪里知道三个儿子，是从天所生的！我自你父亡后，并没有什么坏心，惟每夜有黄白色人，从天窗隙处进来，将我腹屡次摩挲，把他的光明，透入我腹，因此怀着了孕，连生三男。看来这三子不是凡人，久后他们做了帝王，你两人才识得是天赐！”

古讷特两兄弟彼此相觑，不出一词。阿兰郭斡复道：“你以为我捏谎么？我如不耐寡居，何妨再醮，乃作此暧昧情事！你若不信，试伺我数夕，自知真假！”古讷特兄弟应声而出。是夕，果见有白光闪入母寝，至黎明方出，于是古讷特兄弟也

有些迷信起来。

到了孛端察儿已越十龄，阿兰郭斡烹羊羔，斗酒自劳，一面令五子列坐侍饮。酒半酣，便语五子道：“我已老了，不能与你等时常同饮，但你五人都是我一个肚皮里生的，将来须要和睦度日，幸勿争闹！”语至此，顾着孛端察儿道：“你去携五支箭来！”孛端察儿奉命而往，不刻即将五支箭呈奉。阿兰郭斡即命余子起立，教他各折一箭，五人应手而断。阿兰郭斡复令把五支箭竿，束在一处，更叫他们轮流折箭。五人按次轮着，统不能折。阿兰郭斡微笑道：“这就是单者易折，众则难摧的语意。”五子拱手听命。

又越数年，阿兰郭斡出外游玩，偶然受了风寒，遂致发寒发热。起初还可勉强支持，过了数日，已是困顿床褥，羸弱不堪。阿兰郭斡自知不起，叫五人齐至床侧，便道：“我也没有什么嘱咐，但折箭的事情，你等须要切记，不可忘怀！”言旋，瞑目而逝。

五子备办丧礼，将母尸敛葬毕。长子布儿古讷特，创议分析，把所有家资，作四股均派，只将孛端察儿一人搁起，分毫不给。孛端察儿道：“我也是母亲所生，如何四兄统有家产，我独向隅！”布儿古讷特道：“你年尚少，没有分授家产资格。家中有一匹秃尾马，给你就是！你的饮食，由我四家担任，何如？”孛端察儿尚欲争论，偏那诸兄齐声赞同，料知彼众我寡，争亦无益。

勉强同住了数月，见哥嫂等都甚冷淡，不由懊恼道：“我这里长住做什么？我不如自去寻生，死也可，活也可！”遂把秃尾马牵出，腾身上马，负着弓矢，挟着刀剑，顺了斡难河流扬长而去。

到了巴尔图鄂拉,望见草木畅茂,山环水绕,倒也是个幽静的地方。他便下了骑,将秃尾马拴着树旁。探怀取刀,顺手斩除草木,用木作架,披草作瓦,费了一昼夜工夫,竟筑起一间草舍。腰间幸带有干粮,随便充饥。次日出外了望,遥见一只黄鹰,攫着野鹜,任情吞噬。他眉头一皱,计上心来,就拔了几根马尾,结成一条绳子,随手作圈,静悄悄地蹑至黄鹰背后;巧值黄鹰昂起头来,他顺手放绳,把鹰头圈住,牵至手中,捧住黄鹰道:“我子身无依,得了你,好与我做个伙伴,我取些野物养你,你也取些野物养我,可好么?”黄鹰似解他语言,垂首听命。李端察儿遂携鹰归来,见山麓有一狼,含住野物,踉跄奔趋。他就从背后取出短箭,拈弓搭着,飐的一声,将狼射倒。随取了死狼,并由狼吃残的野物,一并挟着,返至草舍。一面用薪煨狼,聊当粮食;一面将狼残野物,蒙给黄鹰。这黄鹰儿恰也驯顺,一蒙数日,竟与李端察儿相依如友。有时飞至野外,搏取食物,即衔给李端察儿。李端察儿欣慰非常,与黄鹰生熟分食。

转瞬间已过残冬。到了春间,野鹜齐来,多被黄鹰搏住,每日可数十翼,吃不胜吃,往往挂在树上,由它干腊。只有时思饮马乳,一时无从置办。李端察儿登高遥望,见山后有一丛民居,差不多有数十家,便徒步前行,径造该处乞奶浆。该处的人民,起初不肯,嗣经李端察儿与他熟商,愿以野物相易,因得邀他应允。自是无日不至该地,只两造名姓,彼此未悉。

适同母兄不衮哈搭吉忆念幼弟,前来寻觅,先至该地探问,居民说有此人,惜未识姓氏住址。不衮哈搭吉尚在盘诘,不期有一伟少年,臂着鹰,跨着马,得得而至。那居民哗然道:“来了,来了!”不衮哈搭吉回首一望,那少年不是别人,便是

幼弟孛端察儿。当下两人大喜，握手相见，各叙别后情形。不袞哈搭吉劝弟回家，孛端察儿先辞后允，遂与不袞哈搭吉返至草舍，约略收拾，即日起行。自此该地无孛端察儿踪迹。

谁知过了数日，该地有一怀妊妇人正在河中汲水，忽见孛端察儿带了壮士数名，急行而来，妇人阻住道：“你莫非又来吃马奶么？”孛端察儿道：“不是，我邀你到我家去。”妇人道：“邀我去做什么？”正诘问间，不防孛端察儿伸出两手，竟将她抱了过去，那时连忙叫喊，已是不及。小子尝吟成一诗道：

天道非真善者昌，胡儿得志便猖狂；
强权世界由来久，盗贼居然育帝王！

未知这妇人性命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本回为全书弁冕，叙述蒙古源流，为有元之所自始。按《元史·太祖本纪》，载阿抡果斡（即阿兰郭斡）事，谓其夫亡寡居，夜寝帐中，梦白光自天窗入，化为金色神人，来趋卧榻，惊觉遂有娠。产一子名孛端察儿。《源流》谓梦一伟男与之共寝，久之生三子。《秘史》谓黄白色人，将肚皮摩挲。是姑勿论，惟史家于帝王肇兴，必述其祖宗之瑞应。姜嫄履敏，刘媪梦神，真耶幻耶？未足尽信。本书即人论人，就事叙事，言外寓意，不即不离，至描摹朵奔巴延，暨孛端察儿处，尤觉得一片天真，口吻俱肖。庸庸者多厚福，意者其或然欤！末后一结，兔起鹘落，益令人匪夷所思。

第二回 摇摇拥众称尊创始立国 班师奏凯复庆生男

摇摇却说李端察儿抱住该妇疾行而归，该地居民，闻有暴客，竟来趋视。不意强人蜂拥到来，各执着明晃晃的刀仗，大声呐喊，动者斩，不动者免死。居民见这情形，都错愕不知所为。有几个眼快脚长，转身逃走，被那强人大步赶上，刀剑齐下，统变作身首两分。大众格外恟惧，只好遵令不动。强人遂把他们一一反剪，复将该民家产牲畜，劫掠殆尽，方带了人物一概回寨。

看官到此，几不辨强徒何来，待小子一一交代。原来李端察儿随兄归去时，途次语兄道：“人身有头，衣裳有领，无头不成人，无领不成衣。”不袞哈搭吉茫然莫辨，待李端察儿念了好几遍，方诘问道：“你念什么咒语？”李端察儿答道：“我说的不是咒语，乃是目前的好计。”不袞哈搭吉续问底细，李端察儿道：“哥哥你到过的地方，虽有一丛百姓，恰无头领管束。若把他子女财产，统去掳来，那时有妻妾，有奴隶，有财宝，岂不是快活一生么！”不袞哈搭吉道：“你说亦是，等回去与弟兄商量。”

李端察儿非常高兴，与阿哥急趋到家，既入门，见了布儿古讷特等人，不但忘却前仇，便提议抢劫的事情。布儿古讷特素性嗜利，连忙称善。顿时兴起家甲，命李端察儿做头哨，不袞哈搭吉及不固撒儿只做二哨，自己与同父弟伯古讷特做后哨，陆续前进。李端察儿趋入该地，先将一孕妇抢劫归来；至不袞哈搭吉兄弟，暨布儿古讷特兄弟扫尽民居返入寨中。检点手下从人，不缺一名，只少了李端察儿。当下问明妻女，方

知李端察儿早已驰归 ,与抱住的妇人入帐取乐去了。

布儿古讷特道 : 且暂由他 ,现在是发落该民要紧。”当下命家役牵入俘虏 ,问他愿充仆役否。该民被他威吓 ,统已神疲骨软 ,只好唯唯听命。布儿古讷特使命放绑 ,令他散住帐外 ,静候号令。该民含泪趋出。复将抢来的家产牲畜 ,安置停当。

是时李端察儿方慢慢地踱将出来 ,布儿古讷特道 : “你好 ! 你好 ! 青天白日 ,便做那鸳鸯勾当 !”李端察儿道 : “哥哥等都有嫂子 ,难道为弟的不能纳妇 ?”布儿古讷特正思回答 ,忽见一妇人徐步至前 ,红颜半晕 ,绿鬓微松 ,只腹间稍稍隆起 ,未免有些困顿情状。布儿古讷特道 : “好一个妇人 ,不愧做我弟妇 !”言下便问她名氏 ,那妇人便喘吁吁地答道 : “我叫勃端哈屯 ,是札儿赤兀人氏。”说着时 ,已由李端察儿叫她拜见诸兄 ,妇人勉强行过了礼 ,即返入后帐。

布儿古讷特道 : “你有这个美妇 ,我等没有 ,奈何 ?”李端察儿道 : “俘虏中也有几个好妇女 ,何不叫她入侍 ?”布儿古讷特道 : “不错 !”便与兄弟四人 ,出了帐 ,拣了几名美人儿带回侍寝。胡俗妇女 ,本没有什么名节 ,况经他威胁势迫 ,哪里还敢抗拒 ,只好由他拥抱寻欢。可见世人不能独立 ,做了他族奴隶 ,男为人役 ,女为人妾 ,是万万不能逃避的 !

这且休表。且说李端察儿的妻室 ,怀孕满月 ,生下一子 ,名札只刺歹。旋由李端察儿所产 ,再生一男 ,名巴阿里歹。两男生后 ,那妇人华色已衰 ,李端察儿又从他处娶了一妇 ,复把那陪嫁来的女佣据为己妾。后妻生子合必赤 ,妾生子沾兀列歹 ,合必赤子名土敦迈宁。土敦迈宁生子甚多 ,约有八九人。嗣是滋生日蕃 ,氏族愈众。五传至哈不勒 ,拓土开疆 ,威势颇盛 ,各族推他为蒙古部长 ,称名哈不勒汗。

是时金邦全盛，并有辽地，复兴兵南下，据三镇，入两河，直捣宋都，掳徽、钦二帝，且追宋高宗至杭州，一意前进，不暇后顾。哈不勒汗乘这机会，拥众称尊，隐隐有雄长朔方的意思。金主晟闻他英名，遣使宣召，命他入朝。哈不勒汗遂带着壮士数名，乘了骏马，趋入金京。谒见毕，金主晟见他状貌魁梧，颇加敬礼。每赐宴，饬臣下殷勤款待。哈不勒汗恐饮食中毒，尝托词沐浴，离席至他处，呕吐食物，乃复入席。因此百觥不醉，八簋无余。金人多豪饮善啖，非常诧异。

一日在殿上筵宴，哈不勒汗连飞数十觥，遂有醉意，不觉酒兴大发，手舞足蹈起来。舞蹈才罢，复大着步直至帝座，捋金主须。那时廷臣都欲来杀哈不勒汗的呼叱声、剑佩声，杂沓一堂。亏得金主度量过人，和颜悦色道：“你且去入席，不要上来！”哈不勒汗方才知过，惶恐谢罪。金主复谕道：“这是小小失仪，不足为罪。”当下赐他帛数端，马数匹，令即返辔。哈不勒汗称谢而出，便扬鞭就道，直回故寨。无如金邦的大臣，统说哈不勒汗怀有歹意，此时不除，必为后患。金主初欲怀柔远人，厚赠遣归，嗣被廷臣怂恿，众口一词，也未免有些怀疑，遂遣将士兼程前进，追还哈不勒汗。哪知哈不勒汗已有戒心，早风驰电掣地回到寨中。待至金使到来，他却抗颜对使道：“你国是堂堂的大国，你主是堂堂的君长，昨日遣我归，今又令我去，出尔反尔，是何道理！这等叫做乱命，我不便依从！”金将见他辞意强横，只好快快而归。

不数日，金使又到，适值哈不勒汗出猎未返，他妇翁吉拉特氏率众欢迎，把自居的新帐，让金使暂住。至哈不勒汗归来，闻着这事，便语他妻室及部众道：“金使到此，定是又来召我，欲除我以绝后患，我与他不能两立，有他无我，有我无他；

为今日计,不如将他杀却,先泄我忿!”部众不答,哈不勒汗道:“你等莫非怀有异心么?你若若不助我杀金使,我当先杀你等!”言毕,怒发直竖,须眉戟张,部众忙称遵命。哈不勒汗遂一马当先,驰入帐中,手起刀落,把金使砍为两段。金使的侍从,出来抗拒,被部众一同赶上,杀得一个不留。

这消息传达金廷,金主大怒,遣万户胡沙虎率兵往讨。胡沙虎本是个没用的家伙,一入蒙古境内,不谙道里,不知兵法,只是一味地乱撞。那哈不勒汗很是能耐,率部众避伏山中,坚壁不出。胡沙虎往来蒙地,不见一人,日久粮尽,只好勒兵回国。不意出了蒙境,那蒙兵却漫山遍野地追来。看官,你想这时的胡沙虎还有心恋战么?当时你逃我窜,被蒙古兵大杀一阵。可怜血流山谷,尸积道途,胡沙虎勒马先逃,还算保全首领。哈不勒汗得此大胜,遂仇视金邦,益发秣马厉兵,专待金兵再到,与他厮杀。会金主晟谢世,从孙亶嗣位,因从叔挾懒专权,与叔父兀朮密谋,诱杀挾懒。挾懒遗族逃往漠北,至哈不勒汗处乞师复仇。哈不勒汗有隙可乘,自然应允。嗣是连寇金边,把西平、河北二十七团寨,陆续攻取。金主亶闻边疆被侵,遂与南宋议和,催归将士,专顾北防。其时金邦的百战能臣,要算皇叔兀朮。自南归国,奉了主命,出征蒙古,满望马到成功,谁知大小数十战,迁移一二年,犹是胜负未分,相持莫决。兀朮恐师老财匮,致蹈胡沙虎覆辙,遂决计议和,把西平、河北二十七团寨,尽行割与,又每岁给他牛羊若干头,米豆若干斛,并册哈不勒为蒙兀国王,方得罢兵修好。这是宋高宗绍兴十七年间的事情。

哈不勒汗生有七子,到年老病危时,偏叫他从弟俺巴该进来,奉承国统,又嘱诸子敬奉从叔,不得违命。诸子一律遵嘱,

哈不勒汗才瞑目去世了。

俺巴该嗣立后,国势如旧。会哈不勒汗的妻弟,名叫赛因特斤,偶罹疾病,往邻近塔塔儿部聘一巫者疗治,日久无效,竟至殁世。家众因巫者无灵,将他斩首。塔塔儿人不肯干休,遂兴兵复仇。哈不勒汗七子,闻母族被兵,立率部众往援。两下酣斗起来,哈不勒汗第六子合丹,骁健善战,手持长枪一杆,所向无前。塔塔儿酋木秃儿不及防备,竟被合丹刺于马下,幸部众奋力抢救,方得暂保性命。医治一载,才得痊愈。再发兵进攻,鏖战两次,丝毫不能取胜。到着末的一战,塔塔儿部大败,木秃儿仍死于合丹手下。

塔塔儿人阴图雪愤,阳为乞和,一味甘言重币,来哄这俺巴该。俺巴该信以为真,竟与塔塔儿结亲,愿将爱女嫁与该部嗣酋,自己送女成礼,到了塔塔儿部,不防伏兵四起,将父女一概掳去。哈不勒汗长子斡勤巴儿哈合闻俺巴该被抢,忙至塔塔儿部索还,并责他无礼。塔塔儿部不由分说,复将斡勤巴儿哈合拘住,一并送与金邦。

金人正怀宿忿,将俺巴该钉住木驴背上,令他辗转惨毙。俺巴该令从人布勒格赤,告金主道:“你不能以武力获我,徒借他人手下置我死地;又用这般惨刑,我死,我的子侄很多,必来复仇。”金主大怒,把斡勤巴儿哈合亦加死刑。并纵布勒格赤使还,令他归告族众,速即倾国前来,决一雌雄。

布勒格赤归国,会议复仇,立哈不勒第四子忽都刺哈为汗,合寨齐起,攻入金界。金人杀他不过,高垒固守。忽都刺哈汗屡攻不克,方大掠而归。蒙俗以尚武为本旨,忽都刺哈汗勇武绝伦,力能折人为两截,每食能尽一羊,声大如洪钟。每唱蒙兀歌,隔七岭犹闻彼声,因此嗣位数年,威名益振。他于

子侄辈中，独爱也速该，尝谓此儿英武，不亚自己，遂有传统的意思。

也速该父名把儿坛把阿秃儿，系哈不勒汗次子，忽都刺哈汗仲兄。把儿坛生四男，长名蒙格秃乞颜、次名捏坤太石、三子即也速该、最幼的名答里台斡勒赤斤。也速该少有膂力，善骑射，能弯七石弓，也是个杀人不翻眼的魔星。他平时尝在斡滩河畔游猎，所得禽兽，比他人多。到年将弱冠时，想得个美貌妇女作为配偶，无如部落中少有丽姝，所以因循迁延。

一日，又往斡滩河放鹰，遇着一男骑马，一妇乘车，从河曲往来。那妇人生得秋水为眉，芙蓉为骨，映入也速该眼中，确是生平罕见。他即迎上前道：“你等是何方的人民？来此做甚？”那男子道：“我是蔑里吉部人，名叫客赤列都。”也速该复指着妇人道：“这是你何人？”那男子道：“这是我的妻室。”也速该怀着鬼胎，便撒谎道：“我有话与你细说，你且少待，我去去就来。”那男子正要问他缘故，他已三脚两步似飞的去。

不一刻，遥见也速该率着壮士两人疾奔而来。那男子不觉心慌，忙语妇人道：“他有三人同来，未知吉凶若何？”妇人远远一瞧，也觉得着急起来，便道：“我看那三人的颜色，好生不善，恐要害你性命，你快走去！你若有性命呵，似我这般妇女很多哩，将来再娶一个，就唤做我的名字便是。”说罢，就脱下衣衫，与男子做个纪念。那男子方才接着。也速该三人已到，男子拨马就走。也速该令弟守着妇人，自与仲兄捏坤太石赶这男子，跑过七个山头，那男子已去远了。

也速该偕兄同返，牵住妇人的乘车，令兄先行，饬弟后随。那妇人带哭语道：“我的丈夫向来家居，不曾受着什么惊慌。如今被你等逐走，扒山过岭，何等艰难。你等良心上如何过得